



东野
著

Y i g e F u z a G u s h i

一个复杂故事

中国妇女出版社



复杂故事

u
z
a
G
n
s
h
i

苏舒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术。”

雅子根本不知元子病重，她看着兄长。

元子还算镇定，他轻轻说：“不想你担心。”

这一年多他们很少见面，没想到元子已罹恶疾。

这时有看护带雅子到邻室做检查，大嫂许百美进来说：“雅子，你在这文件上签个名字。”

雅子抬起头，只见她眼鼻红肿，已经哭了很久，雅子发觉那份文件，是售楼同意书。

父母留下一点小小资产，归兄妹名下，雅子已经迁出，为什么还要出售？

许百美说：“治病需要大量费用，必须筹备现款。”

雅子只得签下名字，放弃产业。

许百美似乎满意，把文件郑重收好，匆匆离去。

王医生过来坐下：“雅子，令兄患一种十分奇特的遗传病，他的大动脉衰退，导致两肾衰竭，其他器官亦受影响，我们打算先更换他的大动脉，再替他换肾，他将有一年时间长住医院。”

雅子自始至终发呆，她完全处于被动。

“请在这里签署。”

她一下子签了两份重要文件。

看护取过样本离去。

王医生说：“你可以回去，等我们消息。”

雅子忽然恢复说话能力：“我兄弟是否危殆？”

王医生没有正面作答：“我们会尽力，你请放心。”

仲云忽然嗤一声笑。

她改变话题：“今日试卷占总分百分之十五，即使你交白卷，也能凭平时分拿甲级。”

雅子却说：“仲云，上网查一查大动脉衰退是怎么一回事。”

仲云用搜索引擎找到资料：“动脉蛋白质基建无端自毁，动脉破坏不堪，影响各器官机能，特别是肺与肾。”

“如何救治？”

“更换大动脉，用多元酯人造纤维血管代替，这是人体最大手术，请看。”

图像中病人自胸至腹都是缝针，同解剖一般。

“手术时间约十小时以上。”

可怜的刘元子。

“生还机会多少？”

“百分之五十，算是不错，病人其实并无选择，试想想，大动脉败坏，必死无疑。”

雅子躺在小小宿舍床上，轻轻说：“可能是我，可能是他。”

“你讲得对，现在是元子，不是你。”

雅子说：“换在一百年前，想也不要想，可是今日，西医一定设法救治。”

“你害怕吗？”

“怕什么？”

仲云说：“捐肾有一定危险。”

雅子微笑：“他是我兄弟，他并不重。”

“嘘，来了”。

这时，雅子已不想与他们打招呼。

只见他们把大嫂拉到一旁：“去喝早茶吧，你总得吃东西。”

“该是商量后事的时候了。”

他们拥撮着许百美离去。

雅子镇定下来，想探访大哥，看护却说：“他刚休息，你晚些来吧。”

雅子在附近市立图书馆逗留一会儿，再回到病房，听到兄嫂对话。

“他们总共凑了二十万给我，这笔钱是我外甥的教育金。”

大哥歉意的声音：“怎么好意思。”

“这只是医药费的冰山一角。”

“不如转往公立医院。”

太嫂说：“我打算带你到内地医院做所有手术。”

雅子一惊，发出声响。

大嫂许百美抬头，一见是雅子，一口气出在她头上：“这么大了，还是鬼鬼祟祟。”

雅子说：“大哥留在救恩医院比较好。”

许百美站起：“谁问你的意见，你有何贡献？”

元子连忙说：“好了好了。”忽然呛住，剧烈咳嗽。

雅子逃回宿舍。

她知道她有多少积蓄，银行本月尚余，八百九十多元。

仲云过来：“等钱用？我这里有。”

仲云说下去：“卵子，是人体内最大的细胞，生命之源，人类之本。”

雅子的脖子生硬发痛，她揉一揉：“卵子利内含有我的遗传因子，它若受精分裂成胚胎，就是我的子女。”

“正确。”

“出售子女？”

“不，出售卵子。”

“仲云，你用卵子换跑车？”

“我还用它们换过学费及生活费，雅子，健康与相貌秀丽的大学生极受欢迎，又可帮助不孕夫妇，何乐不为。”

雅子声音颤抖：“我不能接受。”

这算什么，这简直是把卖身二字晋升到另一阶层。

仲云答：“这是商业世界，我是贫女，贪图物质享受，我总想把我所有，去换我所需，公平交易，明年毕业，我将出卖脑力。”

雅子颓然坐下。

仲运用手指弹电脑液晶荧幕，发出铮铮响，“立刻付款。”

雅子问：“你几时出卖灵魂？”

仲云不怒反笑：“没有求，也无供，暂时没交易。”

雅子低头：“对不起。”

“没问题，”仲云说，“假使家父是富商，一早为我筹下学费嫁妆，我无论学问人品如何，都与人无忧，只要躲入娘家。可终身钻研红楼梦，名胜古迹，既然没有这种幸福，只得自把自为，接受世人评估。”

雅子考虑整日，才把个人资料电邮。

没想到反应这样迅速：“刘小姐请于明早九时亲临国际实验室找区医生。”

一宗买卖已在进行中。

雅子脚步有点浮，她喝杯牛奶，提早休息。

第二天早上，她准时到达国际实验室，区医生立刻出来招呼。

“我是心理医生区锦怡，想和你谈数句。”

雅子唯唯诺诺，不敢抬头。

区医生大方纯医学态度叫她略微好过。

只听得她这样问：“你如何看干细胞研究？”

雅子抬头，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她顺口答：“势在必行，无谓牵挂。”

“你可赞成人工流产？”

雅子又答：“我赞成避孕，可是我衷心认为妇女应当有选择权。”

区医生凝视她：“胚胎是人类吗？”

“胚胎有一日会孕育成为一个婴儿。”

“那么，胚胎是否就是人类？”

“胚胎是未成形的人。”

区医生吁出一口气：“你很有主见，思想成熟，是我们的理想人选。”

她取出一叠文件：“请在此签署，允许作详细体格检验。”

雅子取过笔，却签不下去，她心底似有一个小小声音：刘雅子，



你怎会到这种地步，出卖器官，出卖细胞！

又有一个低沉声音反问：否则怎样，丢下元子不理？

父母生前时时叫你们友爱。

她的双手颤抖，名字签得如蝌蚪。

区医生好似又说了几句话，她没听清楚，定一定神，原来是“若干女性义务捐赠，成全不育夫妇。”

雅子冲口而出：“我需要费用。”

区医生问：“可是缴付学费？”

雅子答：“我有奖学金，这次筹款，因为家人患病。”

区医生啊一声。

雅子签下契约，正式进行体检，她必须往国际实验室报到，过程复杂，她心情欠佳，只想快点结束整件事，忘记它。

经过数星期荷尔蒙注射以及一次手术，她终于完成任务，取得费用。

雅子叹口气，如果有人问她：这办法可行吗。她一定回答：回去想别的出路。

那段时间内，她接触到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家，他们谈笑自若，司空见惯，稀疏平常地进行采卵手术，把当事人认作一头母牛，或是任何科学实验，那样客观，真叫当事人难堪。

当然，雅子不能期望医生们亲吻她，并且安慰：“亲爱的，放心，你的卵子会受到最佳照顾，将来，由善良代母孕育，成为幸福儿童，社会上有用的人。”

手术室冰冷，雅子哆嗦一下，穿回衣服。

看护给她一杯热可可。

不久，她就回宿舍，整晚凝视那张支票。

第二天一早，她将支票存入户口，转为银行本票，抬头人是刘元子，她把本票交给大嫂。

许百美诧异：“你从什么地方得来？”

雅子不出声。

“是爸妈生前给你的私蓄？”

雅子喉咙发出模糊响声。

百美说：“我们明天出发到京沪医院，我在当地亲人家小住，这是地址，你有空来探访元子。”

雅子点点头。

百美忽然说：“如果还有，希望你不要吝啬，这是家里最艰难时刻，我已辞去工作，元子只得六个月病假，我们孤注一掷，只盼救得他性命。”

大嫂说得好，换了是雅子，她也会这样讲。

“我们先去，你随后来。”

元子强自振作，他说：“整件事很快会有结果，我最怕拖。”

他讲得对，夜长梦多。

仲云同雅子说：“你也不能怪他们，心情差的时候什么都讲得出来。”

雅子点点头，她已语结。

仲云又问：“注射与伤口会痛很久，人也累，可是？”

雅子忽然否认：“我不知你说什么，我没做手术。”



仲云一怔，“你没有去国际实验室？”

雅子轻轻答：“我怎么会做那种事。”

仲云尴尬，她离开雅子房间。

雅子伏在书桌上，动也不动。

一定要忘记，把这件事从记忆中完全洗脱。

那天晚上，她做了奇突的梦，她推开一间实验室的大门，发觉里面有许多孩子正在欢乐地玩耍，听见有人进门，抬起头看，雅子发觉他们不论男女，与她长得一模一样。

雅子吓出一身冷汗，惊醒，喘息。

她捐出的卵子在什么地方？浸在液氮里的试管中，待价而沽吧。

身体健康相貌秀丽的亚裔大学生，最为难得。

雅子苦笑。

过几日，她去探访元子，当地医院设施一流，医护人员十分亲切，他们受过特别训练，专门招待贵宾，尽量优待亲属。

雅子略微放心。

百美轻轻说：“已经找到适合肾脏，可进行第一轮手术。”

雅子点头，元子想必一定高兴。

“你还有吗？有的话请拿出来。”

雅子说：“没有了。”

“你还年轻，大把赚钱机会。”

“我明白，我不会吝啬。”

“爸妈钟爱你，才把遗产留给你一个人，现在是你与元子分享

的时候了。”

雅子背着铅制的包袱回到宿舍。

她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在小房间里团团转。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

“我是区锦怡医生，有重要事找刘雅子。”

雅子心跳，什么事？那笔钱早已用掉。

“可否到国际实验室来一趟？”

雅子实在不想再去那个地方，故此迟疑。

“雅子，我们会付你车马费。”

雅子苦笑，有钱可使鬼推磨。

“现在？”

“正是，半小时内见你。”

雅子叫了一辆车子往实验室。

接待员一脸笑容，把一只信封交给她。“刘小姐，这是车马费，你看看数目。”

雅子瞄一瞄，是五位数字，他们出手大方。

“是什么事，区医生呢？”

“请到会客室小候。”

雅子走进一间小小装饰精致的会客室，她坐到一张粉红色沙发上，不一会儿，有人拿茶点给她。

雅子又等了十分钟。

她无心翻阅杂志，她只看牢自己双手。

正想问区医生在什么地方，会客室门轻轻推开，一个华裔年轻女



子走进来。

她坐在雅子对面，微微笑。

雅子发觉女子在打量她。

她朝女子点点头，一看便知道女子一身打扮名贵大方，首饰配件恰到好处，是精品中精品。

这是谁？

实验室只有三种人：医务技术人员、卖主，以及买主。

这女子，是买主。

雅子低着头不出声。

女子也十分斯文，她在翻阅一本时装杂志，封面上模特儿所穿小外套，正与她身上那件相同。

会客室内气氛有点尴尬，那女子忽然走到窗前，轻轻说：“天气冷了，彤云密布，你说，可是要下雨？我喜欢雨天。”

雅子愕然，女子声音动听，略带娇嗔。

她转过身来，同雅子说：“我叫陶家诗，你呢？”

雅子欠欠身：“刘雅子。”

“你好。”她坐到雅子身边，雅子这时才闻到一股幽香，是讨人喜欢的茉莉花味。

陶小姐正想说话，她手提包内的电话忽然响起来，她取出电话：“呵，对不起。”

她走出会客室。

雅子等不及了，她问接待员：“区医生还打算见我吗？”

区医生急急自办公室出来：“这里。”

雅子这才松口气，走进区医生房间。

区医生说：“雅子，我替你介绍，这是罗致善律师。”

雅子一看，全女班，今日女性越来越能干。

为什么叫她见律师？

“罗律师想与你商量一件事。”

秘书又捧进茶水，雅子此时知道这是一件大事。

罗律师笑笑说：“大家都是女性，比较容易说话。”

说什么？雅子不动声色。

“雅子，我看过你的履历，你将于明年毕业，那意思是，你已修够学分，只需五月参加考试，这段时间，很多学生已开始找工作。”

雅子看着眉清目秀的罗律师，她们绝对都是好出身，皮肤细洁，牙齿如编贝，都得自小保养。

“雅子，这里有一项建议，你不妨考虑。”

雅子轻轻答：“请说。”

“雅子，我们在找一名代母。”

雅子一听，发愣，事情真开始复杂了，她冲口而出：“不，我未婚，怎可怀孕生子？”

“是你自身的受精卵，当事人认为你是最适合的代母。”

雅子觉得这像一则科幻故事，她被困在邪恶科学家的实验室内，将任人鱼肉。

她问：“谁是当事人？她为什么不能亲自怀孕？”

罗律师回答：“她有遗传缺憾。”



“她是什么人？”

“你刚才在会客室见过她，她叫陶家诗，她坦诚向你表露身份，证明有诚意。”

雅子摇头：“不，我不会做代母。”

“雅子，我知道你在筹一笔医药费。”

“这是事实，但是人力有限，这超过我能力。”

罗律师十分努力撮合该宗协议：“只需七个月时间，你便可以剖腹生子，七个月工作时间，你可得到这笔七位数字酬劳，并不妨碍你学业及前途。”

罗律师的口气像在形容一单暑期工一般，叫雅子倒抽冷气。

“而且，是你自己的卵子，过程一定顺利。”

雅子站起来：“我竟不知道医学已经进步到这种地步了。”

她走出办公室，区医生叫住她。

雅子停住脚步，却没有回头。

“这也是帮助有困难的人。”

雅子低声说：“叫我怀自己的孩子，然后交出别人领养，是什么叫你认为我可以胜任？”

“我知道令兄在京港医院治疗罕见的大动脉败坏症。”

雅子一怔：“这是我私隐。”

“院方有权追查你家族病历，这并不是暗事，你并没有得到该种遗传。”

雅子说：“我不会接受你的建议。”

区医生答：“敝实验室不过担任中介服务，并不打算勉强任何

人。”

雅子自由走出国际实验室。

冷空气扑面而来，她打了一个寒战。

她真怕有一日走在路上，会有人截停她说：“小姐，你的眼睛很漂亮，我们愿意高价收购。”或是“你的腿很修长，多少钱出售？”

怀孕是女子一生中至为艰巨的一件事，雅子不敢想象。

她回到宿舍，有人在会客室等她。

雅子定神一看，发觉是嫂子许百美的母亲，“许伯母。”

那中年太太转过头来，见是雅子，伸手抹汗，天气已经相当凉快，她却满额是汗，可见紧张。

雅子把她带到房内，斟上一杯热茶。

“伯母，有什么事？”

许伯母看着雅子：“你家可是再也没有亲人了？”

雅子叹口气：“只剩我与元子。”

“远房亲戚也无？”

雅子摇摇头。

“你兄病入膏肓，百美说，京港医院有把握做妥手术，可是医药费至巨，百美叫我卖掉房子筹出款项，否则，母女关系告终。”

雅子大吃一惊：“伯母，叫你委屈了。”

“我无论如何不能睡到街上去，况且，百美亦有弟妹，真没想到女儿一嫁出去，就变成外姓人，与娘成为仇家。”

雅子颤声问：“筹多少？”

“八十万，”许伯母说，“刘小姐，这是你们刘家的事，请高



抬贵手。”

雅子低声说：“我明白，我明白。”

“我不是不同情你们。”

“我明白，我明白，伯母，叫你走这一趟真不好意思，你劳累了，我完全明白。”

“这笔医药费丢下无底洞也未必救活你大哥，即使活命，也五痨七伤。”

雅子把许太太送走，忽然累得说不出话来。

她倒在床上想了很久，忽然跳起来，打电话给区医生。

“你是心理医生，你觉得我可以胜任？”

区医生说：“你理智冷静聪敏，再说，我会协助你。”

“该七个月期间，你会定期见我？”

“当事人特别指派我照顾你。”

雅子没想到她会说出这句话：“请把合约给我过目。”

“我即刻派人送上。”

“我想预支酬劳。”

“照规矩你可预支三分之一。”

“不，你可将酬劳直接汇向京沪医院，不是我要用那笔钱。”

区医生沉默一会儿：“我会与当事人商量。”

雅子颓然：“真不能想象我会做这种买卖。”

区医生说：“这是一项医科决定，我立刻把好消息知会陶小姐。”

雅子不由得问：“这位陶小姐已经结婚？”

“你看过有关网页没有？二十一岁哈佛医科一年级学生，金发，蓝眼，十分漂亮，身高五英尺六英寸半，重一百二十六磅，喜爱烹饪、绘画、远足。”

“美妈生美女。”

“对我来说，全世界健康婴儿一般可爱。”

雅子忽然问：“我这个孩子，是男是女？”

允医生轻轻说：“男性。”

“也像眼睛与头发颜色一样，由当事人决定？”

允医生答：“是。”

啊，什么都可以买到，但是雅子猜想陶家诗希望拥有生殖能力。

允医生扶起雅子：“手术成功完成。”

雅子说：“我得往京沪医院探访家兄。”

区医生咳嗽一声，“雅子，你已签署合约，你不可以擅自离开本市，出入场地亦受限制。”

雅子大吃一惊：“我怎么没读到细则？”

“你应该读合同小字，你不得喝酒吸烟服食医生处方以外药物。也不能与闲杂人等来往。”

“那是我兄弟。”

“不可外出旅行与乘搭长途飞机，这三十个星期你必须严格遵守所有条例。”

“为何如此苛刻？”

“为着保护母婴。”

“我担心元子安危。”